

我和慎之

◆ 苏秀

【作者简介】

苏秀 1950年9月考进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上海电影译制厂前身)。担任配音演员兼译制导演。1984年退休。担任译制导演的主要作品有:《带阁楼的房子》《阴谋与爱情》《虎口脱险》《英俊少年》《远山的呼唤》等400余部集。担任配音的主要作品有:《第四十一》《红与黑》《尼罗河上的惨案》《华丽的家族》《为黛茜小姐开车》等300余部集。

眼间,一个甲子过去了。真的如白驹过隙呀。

回想慎之当年,何等英姿飒爽!何等青春靓丽!

两人声音相似戏路相近

我们俩的声音很像,如果是群众角色,日子久了,连我们自己都分

不清,到底是她还是我。因此,当魔笛公司在上海大剧院做上译厂《辉煌年代》的时候,制片人姜江还特意设计了一档节目。她剪了一组配音片断,让观众去猜,哪个是她配音,哪个是我。引起观众极大兴趣,全场笑声、喊声一片。玩得好不开心。

其实,我们俩还是有差别的。她的声音清脆、明亮。更适合配活泼、俏皮的年轻姑娘。我则稳重、坚定,更适合配成熟女人甚或女强人。如在东德影片《不可战胜的人们》中,我配工人妻子修茨太太,一个支持工人罢工的积极分子,她配我的大女儿。在前苏联轻喜剧影片《百货商店的秘密》中,我配一个强势的商店女经理,无论是对手下,还是对协作单位的领导都说一不二。她配一个美女售货员。一个年轻的警察,为了追求她,每天到她服务的瓷器部,买一件瓷器。家里也快成瓷器店了。当然,有的角色,我们俩都可以,如《广岛之恋》的女主角。我们演员组有个习惯,在导演的角色名单公布之前,我们会公开议论,谁配哪个人物合适。那时邱岳峰刚和李梓配了《白夜》,他跟我说:“这回大概轮到你和毕克了。”我也很想配这个角色。结果,导演没有选择我和毕克,而是用了赵慎之和于鼎。赵慎之在

翻译片组来了“花木兰”

那是1951年初春,翻译片组正在那个由车棚改造的会议室里召开全组大会,说全组也不过60多个人。另外,说会议室也不准确,因为那不仅是会议室,也是审片间排练间和演员休息室。反正除了三楼阳台上的录音棚,翻译片组一共也就这么一亩三分地。这时组长陈叙一领进来一位穿棉军衣戴军帽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女同志,介绍说:“这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调来我们演员组的赵慎之同志。”赵慎之含笑举手,行了一个180度的军礼。哇,好一个现代“花木兰”!

会后我问她:“你结婚了吗?”她笑道:“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不过,那时我们确实很年轻。她实足年龄不满26岁,我尚不满25岁。无怪在长影庆祝建立翻译片组60周年时,长影译制片创始人袁乃臣打来长途问好。他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说我已经82了。他慨叹道:“你都82了。当年我到上海的时候,你和赵慎之还都是小姑娘。”眨

二〇〇四年夏,慎之为苏秀在《众仁花苑》设宴,庆祝苏秀的八十八岁生日,请来了她们的绝大多数老同事。前排左起:张立宪(我的碟片《余音袅袅》出版人)、程晓桦、曹雷、雪儿(狄菲菲女儿)、中排左起:朱静华(戴学庐夫人)、孙渝峰、赵慎之、戴学庐、苏秀、刘广宁。后排左起:侯牧退(苏秀女儿)、狄菲菲、童自荣



第一次遇见梅葆玖先生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在电台当记者,负责“舞台内外”专栏,闻讯梅葆玖与梅葆玥一起来上海,在上海京剧院排戏,我急匆匆赶过去采访。初见葆玖,见他长得眉清目秀,仪态大方,非常有精气神。当时在场的还有童芷苓,我录了他们排练时的唱段,还一起合了影。说实话,当初只因他是梅兰芳大师之子,风闻他发烧音响,喜爱汽车,玩唱片,开飞机,半路才循入梨园,因此对他的艺术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采访重点还是在其姐姐葆玥身上。后来我做了台长,电台搞戏曲京剧之类活动,时不时还见过葆玖先生,彼此寒暄,但无深交。

真正与葆玖先生有深入交往的是我主持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工作后。当时艺术节草创时期,我们在上海体育场成功举办大型景观歌剧《阿依达》的演出,在上海引起巨大轰动。于是第二年雄心勃勃,想在开幕式做一个中国式的大型歌剧,京剧一直在国际上被称作 Peijing Opera,所以就瞄准了京剧。葆玖先生一直有复排《太真外传》的夙愿,并将此意愿与当时上海市的领导提及,于是在市领导的推动与支持下,我们就组合成了大型京剧《中国贵妃》(以后更名为《大唐贵妃》)的策划班子,临时由我来牵头负责。

记得我们策划班子的第一次策划会议在杭州召开,因为导演郭小男的据点在杭州,我带了艺术节中心的张鸣、孙瑞青前去参加,葆玖先生,导演郭小男,编剧翁思再都参加了策划会。这是我与葆玖先生近距离长时间的接触。我们从本子构思一直到演出班底,包括舞台体现都一一议了,葆玖先生在我们面前一点没有大牌和权威的架子,反而总是把我当领导,事事躬身垂听。虽然在宾馆只有两天,但朝夕相处,交谈就非常随意。葆玖先生常常会谈起他的家事,包括他的童年,他的业余

记葆玖先生的二三事

◆ 陈圣来

【作者简介】

陈圣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上海国际文化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大型特色活动与特色文化城市研究》首席专家。创建东方广播电台,并任台长、总编辑。创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并任总裁。2010年当选为亚洲艺术节联盟主席。出版有《生命的诱惑》《广播沉思录》《晨曲短论》《品味艺术》《艺术节与城市文化》等多部专著。

旨趣,以及他对京剧的看法。我发觉他虽然儒雅,但一点都不拘泥陈旧,虽然规矩,但一点都不保守狭隘,他提出《中国贵妃》要有中国贵妃的气派,要结合西洋歌剧,要用交响乐队,要用大舞美,既要有京剧的神髓,又要有别于一般的京剧。这一次杭州策划会为《中国贵妃》的创作和演出奠定了根基。

不久剧组成立,剧组以上海京剧院为基本班底,开排第一天我还代表艺术节组委会到京剧院去做动员报告。葆玖先生是这一剧目的始作俑者,为这一剧目倾注了大量心血,从剧本的创作到唱腔的设计他都亲自过问。张学津、于魁智、李胜素、史依弘、李军等名家都在剧中担当角色,这些名演员有些还是葆玖先生自己去请的。排练中,他有时会亲临现场观看指导。

艺术节开幕演出那一天很隆重,文化部领导,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来观看。《中国贵妃》首场正式公演,大制作,大乐队,大合唱团,舞美设计是全方位的,大剧院的立体可移动装置都动用起来。大剧院建造后这些设施还是第一次全面使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二日在花园饭店。参加《中日戏剧大师演出》,日本前首相鸠山夫妇来观,前排左三新飞,左四坂东玉三郎,左五鸠山,左六鸠山夫人,左七梅葆玖,左八梁合音,左九岳美颀,左十本文作者

用,然而偏偏忽惊风碰到慢郎中,移动舞台转不起来,大家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还是舞台工人钻到舞台里,用手工来启动装置,才化险为夷。演出是非常辉煌成功。最后一场葆玖先生上台,将梅贵妃演得婀娜多姿,百媚丛生。演出后舆论一片喝彩,葆玖先生也非常兴奋,我和葆玖先生还谈起当年梅兰芳曾巡演美国之盛举,希望有机会携《中国贵妃》去巡演世界。

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合作成立了梅兰芳艺术传播有限公司,他说传播传授梅派艺术是他余生要做的事业。一次我们一起共进晚餐,葆玖先生还把他哥哥梅绍武先生一起请来。席间,他专门拿出了他们梅家当年的菜谱,他说可以开一家梅家菜的餐馆,里面陈列梅兰芳的照片,播放梅兰芳的唱段,然后品尝梅家菜肴。当时提到最好的地点是在梅兰芳曾经住过的旧宅。他还表示要筹备拍摄反映梅兰芳生平的故事片,等等。那次谈话兴致勃勃,踌躇满志。晚餐后我陪送他们回住的宾馆。之后葆玖先生和我谈及的电影和菜馆等设想全都一一兑现,但可惜我没有共同参与。因那次晚餐后不

久,积极参与其中的我的部下张鸣英年早逝,我很悲伤,再加上其时主要精力集中在艺术节上,无暇顾及公司具体业务。公司就由葆玖先生的朋友,梅派专家吴迎先生全权负责。

与葆玖先生的再一次亲密接触是在五六年之后,那时艺术节请来了日本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由他领衔演出昆剧《牡丹亭》,在兰馨剧场连演一周。坂东玉三郎是日本歌舞伎代表性人物,他当年学演杨贵妃时曾求教过葆玖先生,这次盛演,葆玖先生也来观看。晚上我和葆玖先生一起观看坂东玉三郎的《牡丹亭》,葆玖先生对他的表演赞赏有加,认为一位日本友人,一位歌舞伎演员,能够跨国跨行演下全部的《牡丹亭》,着实不简单。演出结束后,葆玖先生与我还专门到后台化妆间,去向坂东玉三郎祝贺致意。按他的声誉,他能在台下从头至尾看完全剧,已是非常礼貌。我感动于葆玖对艺术的挚爱和对同道的尊重。隔年,我们又又在兰馨剧院举办中日戏剧大师汇演,中国的京剧、昆曲,日本的歌舞伎、能乐都来了大师级人物。坂东玉三郎和葆玖先生都来献演,当

▲ 苏秀与慎之(右)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静安寺某照相馆



▲ 寿面上来时,苏秀说吃不下了,慎之说一定得吃

北京国家大剧院作一台译制片的《辉煌年代》。请我们到北京去。我不巧在二月份摔伤了腰,就不想去了。可慎之说,你不去我也不去。我说:“我不去你也不去,不是给人家摆桃子吗?”她要赖道:“反正你不去,我也不去。”制片人姜江了解情况后,特别提出让我女儿陪我去,总算圆满解决了。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她样样都不行。她织毛衣、做针线都是一把好手。她织毛衣不量尺寸,只朝你身上看一眼,织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我儿女小的时候没少穿过她织的毛衣、做的布鞋。所以,直到现在,他们仍和她亲如家人。有一次,她来我家,一进门就叫我女儿的小名说:“我饿了,有什么吃的?”我女儿说,有菜包、肉包……她说,这我都不爱吃。我女儿说,“还有玉米面的豆沙包。”她总算认可了,“好吧,就吃这个。”

对我的点滴成就,她都表现得兴高采烈,撒娇道:“你要请我吃饭。”

2014年12月26日清晨,她起来刷牙,忽感身体不适,昏了过去。就这样没留下一句话,转身离开了。

如今,再也没人跟我撒娇了。我多么想请你吃顿饭,可我到哪里去找你呢?



▲ 1983年1月在上海京剧院排练厅。从左到右依次为梅葆玖、童芷苓、杨爱珍(电台编辑)、梅葆玥、本文作者



▲ 2010年6月12日在上海花园饭店,梅葆玖与作者交谈

时日本首相鸠山夫妇闻讯要来看望大家,记得演出当天下午我们等在花园饭店,我和葆玖先生在会客室里闲聊很久。当晚演出后,我把葆玖先生送到他下榻的花园饭店。就此别过。

以后,我离开了艺术节,我们似乎再也没有相见。总以为,都是熟人朋友,各忙各的,君子之交淡如水,都在文化圈,总有见面的时候。然现在在这样的随缘相见竟成奢望。每每忆及,葆玖先生的儒雅、平实、厚道与随和,还萦绕在我心际,不能忘怀。

